

獻印公百壽如是因緣談

釋如釋

福嚴佛學院第一屆

《成佛之道》有偈：「國家治還亂，器界成復毀，世間諸可樂，無事可依怙！」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政變，在這個動盪不安、人民生活不穩定的時代，誰也沒想到佛教反而在台灣悄悄種下日後茁壯強大的種子。妙峰法師曾經提過：「蔣公、毛佬吵架…京滬煙火彌天，上海被戰火炒的風聲鶴唳，富人都逃之夭夭。」有位富婆就曾這樣告訴我：「當時若是要錢就休想要命，若要命就休想要財，只有拼命逃！」如此在三十八年前前後後，許多大陸高僧大德及年輕學僧陸續來到台灣。就在這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的感觸中，台灣與大陸人民文化漸相融合，當然，最初台灣寶島孩子體會不了，只知學校教室要住阿兵哥，或寺院被借用等事。然俗語說的好：「塞翁失馬、焉知非福？」我等則因此一大事因緣，得以親近善知識，於新竹市郊外御史崎邊坡上，牛草坪頂有了「福嚴精舍」的成立。

鄰近寺院住眾在導師慈允下，讓帶髮居士得以一同參學，從靈隱寺到福嚴兩處佛學院，我們有如孩時般，快樂無比的帶著便當，騎著鐵馬，好比回到兒時農稼孩子遠行上學的童年景象。當時福嚴學舍旁聽生一樣有規共遵，只要上課鈴響，必進教室聽課，一下課全體旁聽女生，常會在教室外的松柏樹下經行思惟，我則時常望著初發芽的小樹苗，內心思惟著，一棵小樹要能成長茁壯，必需具有一定的陽光、雨水等潤澤。回想自己，求法心切，不就像眼前的小樹苗，渴望得到法雨的灌溉。猶記得當時，有一次聽仁俊長老講課，法師因未注意長衫四方印塊翻出領外肩上，一進教室便聚精會神滔滔不絕的上課，同學們一見法師走上講桌，除攝耳聽法，餘事則視而無睹，只是一心一意聆聽長老講解經義，可想而知，大家能如此專心，無一事旁騖，唯是一顆求法熱誠之心可喻矣！

民國四十二年秋季，福嚴精舍出現在青草湖邊觀音坪上，這是印公導師秉承「觀音之慈心，普賢之願海」所呈現的選賢道場。福嚴工程終於完成！壹同寺玄深法師要我與秋雲師姐前往幫忙整理，我倆當時將大殿地板如磨豆腐般磨得又光又滑，同時偶爾有機會給導師送送茶點等事。當時我年僅十幾歲，便得以親近印公導師，並種下往後幾十年深受印公德化之因緣。另有一事在此值得一提，想起真是微妙不可思議！當福嚴精舍落成，台北、新竹二地僧俗四眾多前來道賀，午間用餐就在山下壹同寺，當時掌理餐飲料理者，正是翠碧岩寺的當家師父，那時當家師為助手們講解菜色配料，可說難掩內心喜悅，直是眉飛色舞的讚言：「這菜單可是為導師親自開的呢！」這樣小小種子因緣接觸，潛藏在當家師父八識田中，誰也沒想到經四十多年蘊育成長，終於民國八十七年夏季開花結果。那年（先有明聖法師的溝通）我等數十位後輩陪著老師父前往華雨精舍頂禮導師座下，賜法名為慧照，字證良。導師慈祥和藹的說：「你要記住！我是你的師父，不是剃度師父。」印公導師平等慈眼視眾生地傳受一切法益，行施普賢之願海，恆順眾生的胸懷，看在我眼中，心中有著無限深刻感動，於此發願銘記於心並身體力行。

回想福嚴佛學院，雖然我們第一屆學生的命運，在無聲無息莫名其妙的剎那中結束，至今心中依然是那麼的感恩，感恩當時院方給我圖書館館員一職，在那兩年的日子裡，我就像生活在另一個淨土，隔絕了外面世界種種滄桑變異，尤其聆聽常覺法師的唯識學課程，圖書室有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一書，正好可提供我課餘整理筆記時參考，因而讓我有完整的修學收穫，這樣的法樂只能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！

福嚴修學之因緣，奠定自己日後長期為長老們演講翻譯的基礎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，民國八十年真華長老帶領重建福嚴工程完成。早上落成典禮，下午跟著就是戒會開堂，一群受過導師恩惠的戒師全來鼎力相助，當時仁俊長老需要一位翻譯者，然他過重的鄉音竟無一人敢貿然上前，我想當時是導師威力加持吧！我硬著頭皮戰戰兢兢，上前挑起為仁俊長老翻譯之重任，過程竟出奇順利，台上所講與台下所聽都皆大歡喜。導師啊導師！因為有您慈悲培育我們，才讓如釋今天能為佛教盡點棉薄之力，您就像一部活藏

經，時時刻刻提點著我們，更成為我們一生學習的榜樣！就這樣三十幾年過去，我除致力於幼教工作，時時亦不忘為佛教界貢獻自己在學院所學的寶藏。民國九十年受邀前往高雄圓照寺傳授尼部三壇大戒會，當時教界長老們並不贊成由尼眾來傳授戒法，指責聲四起，我則前往請示導師，導師果斷答覆：「尼眾戒法本來就該尼眾傳授，只要做的事是對的就去做！」面見印公導師的一席話，就如一顆定心丸般，讓我安心的參與傳戒會，一句「是對的就去做」，也讓我更下定決心要好好的用心，將自己所學及所有能力貢獻於佛教，即使僅是九牛一毛也在所不惜。

大家可知木棉花還有個別稱為「英雄樹」嗎？如果那天看到這英雄樹時，請仔細觀察，將會發現若長在房子邊的木棉樹一定比房子高，若長在電線桿邊的也一定高過電線桿，若是兩棵長在一起，年輕的木棉樹也會高過年老的，因此植物之特性有著堅毅不屈、勇往直上的精神，所以又被稱為「英雄樹」。

導師在如釋心中就像一棵茁壯的英雄樹，他把種子散播在四處，只期待它們長的比自己更高更壯大，而我盡此一生安住僧團，和樂知足，然還是時刻警惕自己，不忘為教奉獻自己。深記印公六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的一段話：「以念誦懺悔培養宗教情操，安立於聞思經教慧學中，不求速成，以待時節因緣」。導師！您是如釋心中永遠的導師。